

1708

孝感市

文史资料

XIAOGANSHIWENSHIZILIAO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孝感市委員会編

本辑编审工作人员

李汉杰 魏开琴 王文明

史 春 余绍铭 石 磊

徐明静 廖俊甫

目 录

- 红旗招展中和乡 许金彪 (1)
我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片断 杨玉清 (26)
- 附：在他八十岁的时候
- 孝感仁济医院略史 余明汉 (50)
访市政协委员季冰老人 郑 雪 (60)
启环中学小史 王世伟 (72)
新四军夜袭孝感城 市党史办供稿
皮朝华 整理 (84)
- 关于孝感高中的建校经过及其他 易 名 (90)
二十世纪上半叶孝感布匹业的变迁 方华魁 (107)
解放前的孝感杂货业 胡雪初 (122)
孝感余德顺笔店 余铭铭 (140)
扶桑籍影忆旧友 罗 健 (148)
《正风日报》的出刊与夭折 鲁 翩 (156)
日伪时期日寇对食盐的控制 刘性初 (167)
孝感理丝桥事件始末 严发显 (177)
日伪时期孝感“县长”朱坤宇 程力行 (193)

资料附录

- 政协孝感县委员会历届组成情况 石磊搜集整理 (205)
试说孝感县名的来历 姚震中 (215)
昙花一现的孝感自治实验县 姚 平 (221)
孝感杂录 吴 牧 (223)
编 后 编 者 (228)

红旗招展中和乡

许金彪

一、中和乡是孝感人民的骄傲



中和乡是孝感地区孝感市（原孝感县）王店区的一个乡。该乡位于平汉铁路两侧，其地形狭长，东西宽约八华里，南北长约二十华里，方圆接近六十华里，包含有十六个保。

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年间为老苏区，曾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早在大革命时期，在卫祖圣同志的领导下，中和乡的人民就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为革命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斗争的烈火又在这里熊熊燃起，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吸取

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拿起枪杆子走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和乡是湖北省抗日游击队的诞生地，它既是新四军五师横跨平汉铁路的立足点，又是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的联络点，成为孝感北部插入敌占区的一个楔子，也是豫鄂边区靠近敌人的一块巩固的小后方。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和乡的人民群众，一面敲锣打鼓送自己的亲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面积极支援大军南下，为解放全中国在人力、物力等方面承担了许许多多的光荣义务。中和乡的人民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洗礼，他们的革命意志越来越坚强，对敌斗争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政治觉悟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它对新四军五师队伍的支援和根据地的建设，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特别是中和乡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的艰苦岁月里，组织起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了一支人民子弟兵的抗日武装，克服了一切困难，把大刀、长矛、长枪、短枪……一齐指向日本鬼子的头上，坚持

了八年的抗日游击战争，终于同全国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一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回首忆当年，中和乡的人民，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血的代价捍卫了这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土地，而且在极端严峻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还发展了这块土地的经济建设事业。

二、一面抗日红旗从中和乡升起

我是中和乡人，于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九年参加卫祖圣、孙高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妇女团长及十二师三十四团指导员，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跟随红军西征时，因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另立中央。我曾反复三次过草地，过去了又通知我们过来，过来了又命令我们再过去，最后在河西走廊负伤被捕，集中关禁在兰州。西安事变后，中央派人把我们营救出来，于一九三七年冬回到延安，编入八路军刘伯承同志所领导的一二九师。

当年由于我党的努力和斗争，实现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争取国民党“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我党答应裁减部分兵员，以平型关战役伤员的名义，动员三千多人回乡。我就是这次被动员回乡的一员。同我一块返乡的还有红军连长杨文忠、红军团部军医主任刘良璧、红军连长刘明榜、红军骑兵排长汪兆明、红军随军护士赵明英等六人。

早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间，中和乡曾是个老苏区。但我复员回来一看，形势竟完全变了！县、区、乡长全是国民党委派的，地下党组织也全都散了。回家后的第一个月，我到处寻找党的组织，但哪里也找不着；写信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去问，也一直未得到回音。一个共产党员，离开了党的组织，得不到党的指示，我的心里苦闷极了，一时是够难受的啊！

抗战初期，老百姓一听说鬼子来了就吓得不知所措。当徐州沦陷，国民党军队溃败的时刻，中和乡的人们都在担心：“日本侵略者来了怎么办？”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不能眼睁睁地望着中和乡的

父老兄弟姊妹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而坐视不理。我私下里一个人反复考虑：“……一定要把枪杆子拿起来！如今，这倒是个组织起来和敌人斗争的好机会！”

但枪从哪里去弄来？失去了党的领导，单独一个人能行吗？如何去组织和发动群众？这些问题我再三地思考着。一滴水只有溶汇在河海里才能掀起淹没鬼子的巨浪，一个共产党员只有组合在千百万群众中才能干出翻天覆地的事业来。这时正好住在中和乡的一些青年人，认为我曾经在八路军里担任过连指导员，都来找我拿主意、想办法抗击日本鬼子。于是我就把中和乡的二十几个青年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防护团”，大家选我为团长，每个人背起了长矛、大刀，在中和乡点燃了抗日的烽火。家乡的这些青年小伙子，参加了“抗日防护团”的组织后，都把个人的命运与中和乡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立誓不卖国、不当伪军和汉奸，要是日本侵略者来了，就都拿起武器来挺身抗日，平时就负责维护中和乡的治安。一切按红军章程办事，操练杀敌本

领，群众见到有了自己的武装组织，感到抗日有希望了。

一天，上饶家河的武大妈，带着她的儿子亚生来见我说：“金彪，我把亚生交给你去打日本鬼子，他跟着你我就放心了。”我听了武大妈的一席话，内心感到万分激动。群众的这种信赖，并不是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是党和红军早已在人民群众中有了崇高的威信，自己则更应该随时随地以共产党人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来回答群众。“抗日防护团”成立后不久，我从一个溃退逃跑的国民党士兵手中，用我身上穿的一件长袍，换来了一枝步枪和十多排子弹，在我们的抗日队伍里，开始有了第一条长枪。

随着国民党溃军的逃散，大刀、长矛也逐渐地由溃军丢下来的长枪、短枪代替了。“抗日防护团”的战士也由原来的二十余人逐渐扩充到三十余人。原来是不脱产的队伍，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改成了完全脱产的一支人民武装，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将原来的“抗日防护团”改名为“抗日自卫队”，活动在中和乡

一带。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信阳沦陷了，国民党的溃兵沿铁路、公路拚命南逃，沿途到处丢下枪枝弹药。我集合队员沿铁路、公路收捡枪弹，一下子捡到了三挺机枪和几十条步枪。于是“抗日自卫队”就用国民党的武器武装起来。十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武汉三镇失守，二十九日孝感沦陷。国民党军队沿襄（阳）花（园）路西溃。抗日自卫队又在花园附近拾得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三十多条步枪。根据形势的发展，武器逐渐增多，我在中和乡又动员了一批青年参军，并将部队进行了整编，共编为四个中队，每个中队二、三十人。经大家公议，又将“抗日自卫队”改名为“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大家公推我为大队长、陈楚金为副大队长，武守庆为教导员。担任领导工作的还有军需杨文忠、军医刘良璧、秘书田登儒、李楚英、参谋田子英、卫光文、孙增寿、戴高杰等人。为了稳定群众情绪、鼓舞士气，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即在孝感沦陷的当天，在中和乡的南新街松林湾举行了成立大

会，战士们高举自己缝制的军旗，会同中和乡的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呼雀跃共同庆祝“抗日游击大队”的成立，自此，一面抗日的红旗从中和乡高高地升起。

三、抗日寇、打土顽、保境卫民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占区建立根据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国民党正规军从豫南、鄂东、鄂中逃跑之后，委任了无数地头蛇当“司令，”他们各据一方，鱼肉乡里，经常找我们的麻烦，破坏抗日，这帮家伙飞扬跋扈、嚣张得很，那时的中和乡居然能在敌、伪、顽的四面包围及敌我顽“三角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建立起了抗日游击根据地，还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小医院，这在我县的革命斗争史上是罕见的。现在就当时的敌、伪、顽分布情况，来看一看中和乡的困难处境。

平汉铁路从北到南贯穿全乡，其中有王店、卫店、花园三个车站，都是日寇的据点，敌顽反共老手刘梅溪、刘亚卿占据小河溪和北新街一带；土顽杨希超、屠占廷的一股势力盘

踞在东阳岗一带；伪顽地头蛇胡翼武有二千余人枪，称霸白沙铺一带，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土顽曹省三有三百余人枪菌集在周兴店周围。看来中和乡处境是四面受敌，难于立足。此时此刻，我想到唯有坚持运用党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人民的武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建立革命根据地，才能保存自己实力，打击敌人，在敌后立足生根，保卫中和乡人民的利益。

湖北省抗日游击队是中和乡人民的子弟兵，处处事事都必须考虑到群众的利益和安全，每次打击敌人时，我总是尽量让群众少受损失或不受损失。平时在铁路沿线用“打麻雀战”的办法，曾多次打过日本侵略者。一九三九年正当秧棵返青的时候，我把队伍带到陆家山打了一次伏击，把火车上的敌人打得狼嚎鬼叫，等到敌人停车还击时，我们的队伍早已按照我们的作战计划转移得无影无踪了！

又一次，我带着两个中队到襄（阳）花（园）公路一带去活动，老百姓报告烂泥冲到了日本人。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定连夜进行一

次夜间袭击。结果，打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顽伪两面派胡翼武的队伍。夜间行动，拂晓前就解决了战斗，缴获胡翼武的国民党的旗帜和伪军的旗帜，都摆在群众面前。群众见了高兴地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家伙。打得好！”

十一月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突然传来消息：盘据在北新街的刘亚卿，纠集了一千人枪，向我根据地中和乡南新街进犯。开始听见这个消息，并不在意，没有把队伍摆出去。不料刘亚卿的部队说到就到，我赶紧带着三个中队撤出了南新街。

刘亚卿占领了南新街，就象往日“铲共团”侵入苏区一样，大肆抢掠了一阵。我听到这一消息，肺都快气炸了。马上把部队整顿了一番，分三路向敌人发起反攻，我脱去了上衣带着中路人马，一鼓作气地冲进了南新街，把敌人打得稀里哗啦，狼狈而逃。我们的战士把这次战斗称为“南新街保卫战”。中和乡的群众经过这次战斗，更加热爱和信赖自己的子弟兵了。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南新街的群众，

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之前，“铲共团长”李光鼎在本乡一带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抗日前，就屠杀当地革命群众二三十人，群众恨之入骨，敢怒而不敢言，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他是向国民党告密，杀害革命先烈卫祖圣的刽子手。我了解到这一系列的情况后，立即派人将李光鼎抓起来，把他处死在中和乡，为民除了一害，全乡男女老幼无不拍手称快。从此更加热爱和拥护自己的子弟兵。利害与共，相依而存。我们的队伍在中和乡只要有了人民的支持，便会立于不败之地，有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战士们夜晚可以安心睡觉；群众（包括殷实户在内）有了我们的武装保护，不担心敌、伪、顽的侵犯，夜晚同样也可以安心睡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周围外乡的殷实户也都纷纷跑来避难。

部队的给养，开始人少时是各人回到自己家里吃饭，后来人员发展多了，活动的范围广了、远了，就必须集中起伙。当时，大伙食（口粮）吃“积谷”，小伙食（菜金）每天每人按五分钱开支，“积谷”是中和乡的公产，

仓库里还存有几十担，可是那五分钱的菜金呢？开始只有把我的安家费拿来用，过了一两个月，安家费用完了，怎么办？只好使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把周围的士绅、富户下请帖请来开会，说明情况并晓以抗日大义，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集抗日经费。每召开一次会可募集二百余元，很解决问题。每次开完会，还请大家吃一餐饭，拿出册子来写捐款数，最少是五元、最多是十元，他们捐了钱又不伤“筋”，还安了心。在中和乡住的殷实户，都可受到我们的保护，外面的土匪、敌顽都不敢到中和乡来“叫票”抓人。所以说外乡的殷实户都到中和乡来避难就是这个缘故。这是筹集经费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上敌人踞点找敌伪筹经费。花园的日伪维持会长何惠桢，又是商会会长。一天，我带了部份队伍隐蔽在花园桥西，独自一人带上手枪直奔维持会，他们一见到我到维持会来了，维持会里的会长等人都愣住了！我面对面地提出经费要求，没有一个说不照办的。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离开了花园。后来，花园镇竟成为部队

给养的主要来源之一，每次筹款在二千元左右，或按期送来，或我们派人去取，使部队的给养有了保证。如：王店区一次就派人送来几十挑子的布匹。

对周围的敌、伪、顽既讲战略，也未忽视策略，不四面出击、不树敌过多，能争取过来一致抗日的就去做争取工作，能联合的也来个联合，若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就必须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紧逼、进攻。当时国民党三十六师有一个排的游散部队约六十余人枪，他们都是一色新捷克式装备，排长谢玉龙经我们侦察了解到他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军人，为了统一抗日，收编了他们，也壮大了自己。

一九三九年腊月底，伪军头目李汉鹏策动花园的日寇“扫荡”中和乡，为了当地人民免遭战祸，为了保存部队实力，必须迅速采取战略转移，当即与盘踞在应山太平镇一带的王欣兰谈判，“双方部队，互不侵犯”把部队带往太平镇住了一段时日，俟日寇的“扫荡”、“清乡”过去后，部队又安全地转回中和乡。

一次，我部与曹省三部都住在周兴店一带时，突然被伪警卫师长曾大钧和“铲共团”团长李亚卿合并带领的六千人包围了，当即与曹省三联合突围，攻打了敌人的指挥阵地，在战斗中把曾大钧打死，蛇无头不行，敌人的阵线立即瘫痪了，我部与曹部转危为安，胜利突围。这个消息传进了国民党五战区第十九游击纵队司令蒋少援的耳朵里，他为了夺取功劳，居然以上司自居，企图把这次战功挂在他的帐上，好向他的上司报功请赏。指名要我亲自领嘉奖令和奖金。他的葫芦内装的是什么药，一时还摸不透。我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为了少树敌人，只有去闯虎口，摸情况。去后，使我摸清了蒋少援和他的副司令田劲武各怀鬼胎，各拉实力，都在打我的主意想拉拢我。哼！我是大别山上的岩石，笑看谁能移！

蒋少援给我下过“嘉奖令”后不久，人刚走，茶未冷。突然又给我下了一道“调防令”。我没有理睬，他认为我受编不受调，因而恼怒了蒋少援，竟给我加上了一个“土匪”